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菴全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黄　晃

謄録監生臣程大成

陶菴全集　　別集類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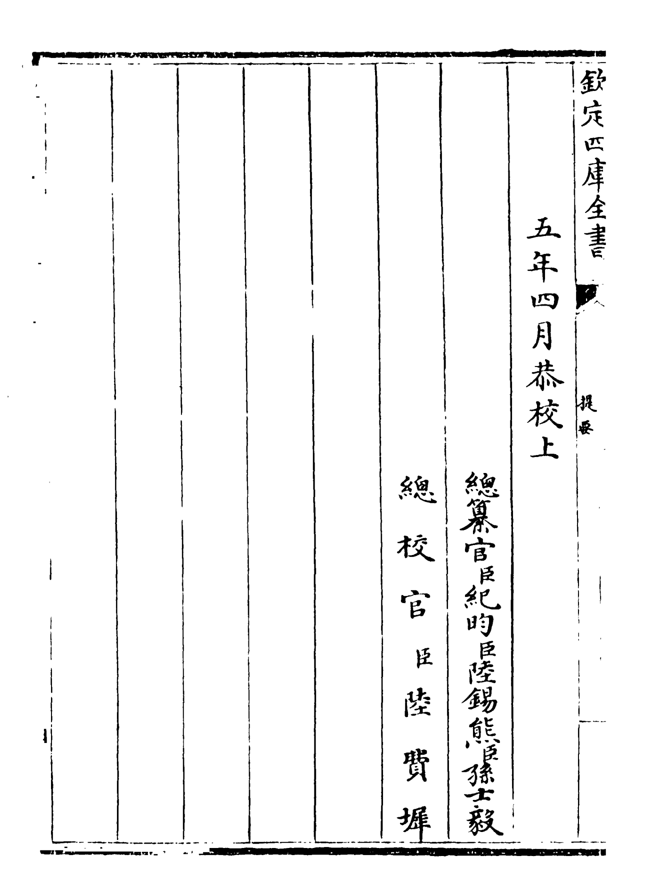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陶菴全集二十二卷明黄淳耀撰淳耀初名金耀字蘊生陶菴其號也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授官歸福王立不赴選家居講學乙酉南都破大兵徇嘉定淳耀與其弟淵耀入僧舍自經死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淳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雅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天下皆傳誦之而平日講求正道孳孳不倦尤能以躬行實踐為務毅然不為榮利所撓奪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早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向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絶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邃

文章和平温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絶無懦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其立志之堅確如此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為其門人陸元輔所裒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今此本為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乾隆四十



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陶菴全集原序

黃陶菴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菴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絶命搤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歎息者也陶菴深沈好書於學無所不闚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黄鈎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菴頓五

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歴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莊烈皇帝初年海内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迺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

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紕繆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别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菴非其人耶陶菴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啟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

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憮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爰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菴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巳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菴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淩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絶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

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茍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絶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饑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辨哉盖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

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濶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

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隴其撰

君子之學一於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

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於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於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為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

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於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

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歿三十年矣誦其文怳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於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節義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

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彝尊錫鬯譔

陶菴全集卷一

明 黄淳耀 撰

書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啟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娼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耻為繪句

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沉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强仕人方濫數爲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晩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玆葢忝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冀黃髙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纎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茶然骫骳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宜重繭然而齎糧千里方嗟

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郄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跡涉踽凉似永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永久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負師恩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書

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生平厭薄陳言獨好泛觀古人之書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

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橅涵揉檃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有一言之合道一篇之追古則欣然以喜至於忘食若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亦以爲繹聖經尊王制無所苟而已矣近則深惟臧氏三不朽之旨嘗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如鄗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則視俗

學彌不足好比來敘華踐實玩思性理將求所以悟明
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於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
之亦復超然有見於文字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
干新會姚江諸君子之理學門庭或殊而歸趨則一世
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
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淫及於政事而不可救
盖天下之佂攘數十年於茲矣某也粗有識知上受罔
極之恩於孔孟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

之學術自陷也哉重念有親在堂不敢絕意進取是以前此雖經屢刖今年復隨衆入闈屬有天幸得出於執事之門下恭惟執事慈祥温恵之風清剛廉潔之守仁思義色洽被遠邇精鑒妙裁出於誠一闈中所得率多奇傑卓詭之士而某也誤厠其間雖其才不及韓愈蘇軾萬分之一而執事固今之陸宣公歐陽永叔也世有出於宣公永叔之門而不竭蹷奔走叩首函丈者鄉惟是榜放後即入南都台旌已還青陽是時督學有親供

之召留江陰者旬日家間復若京報人乞索無厭乃歸家匄貸以遣之而某寠貧人也計偕在即束裝愈難因思執事所以甄收某者固將望其有所樹立不必責以區區之一見是以不揆狂斐輒敢自述其爲學爲文之本末與其所以不得至前之故熏沐拜書仰塵清覽伏惟執事憫其至誠也教且誨焉而不督其罪戾幸甚幸甚

寄弟偉恭書 癸未

日夜盼家信惟得七月中一書心懸旌如也知弟瘧疾此不足爲苦想當旋復矣聞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前後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況小者乎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爲登僊甚者至閉目揺頭不欲觀蓋羡之之極也吾此時嘆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一箇的人而

必欲爲三年一箇的人已是可笑况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我近來意味甚襍皆因終日塵中打滚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横著一箇矜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皆不如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塲中壁立如鐵則中庸所謂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吾自信無憾推而言之天下國家可均也惟中庸不可能則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猶兾天不絶我聖人不棄我我終有一立脚去處不徒

然而已弟勿憂我為俗人所棄俗念所染但我當自憂處正多耳客中無可與語時時仰屋而嘆買得唐詩數冊小鑑一部誦詩至精微入妙處讀史至得失分際處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自歎自嗟自解自會真恨千載上人不從吾游也目前諸公赴館選如渴我掩門獨坐既無得理而又懸念吾父吾弟且思昔人三喪在淺土便汲汲求人以葬今吾家二喪未舉為人子孫者亦安得曠年於外乎兵寇交訌倏忽不常今趁道路略通時且

歸料理一番如可終不謁選竟作隱局否則打疊身子乾淨然後入世鼠肝蟲臂隨所賦予可也不知此念是否大約出月初十前後可以戒行至遲則臘月二十後必到家矣半月中惟有召對一着爲意外羇留之計恐亦未必然矣世間事真不可做十分勘破可做者只有已分内事勉之勉之致意同好諸君厚積德而深養晦乃今日事也

答歸元恭書

相隔經年實以人事牽率心跡乖互知有道者不我棄也承示近著并見教以兩先達之言一宗秦漢一學太僕且欲取決於耀耀於此事所謂力不足者雖其鑽窺之久卜度之艱亦差自謂有見然方思取決於仁兄而未得況敢決仁兄乎又況敢決兩先達之言乎唯下問諄切不敢不有以置對夫謂文必宗漢學昌黎已非其至者宋以下姑置之此説非也夫漢人文章如遷固之史賈誼董仲舒劉向之奏疏七制之君之詔令其雄健飄

忽淳深温粹固已極語言之妙而宜爲學者之準則矣然而近代空同大復歷下弇州之宗漢也得其皮毛唐宋諸公之宗漢也得其神髓得皮毛者似之而不似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得神髓者不必似之而似也九方皋之相馬也試取遷固諸人文字讀之又從而深思其意然後知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與所謂古人爲文本自得者眞超然獨見之言矣然後知昌黎以下諸公之善於宗漢矣若夫何李諸公之宗漢徒摘其成文章

絺而句繪之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顧自詫其機杼之工真不滿識者之一笑也今欲闢去昌黎及宋以下諸公而直言宗漢其說不爲不高然不免陰翼空同大復諸公而反操入室之戈以向漢人也且學漢人之文譬如學孔子今生孔子之後而學孔子其能不由師傳一蹴而徑至乎抑必如孟子之私淑諸人乎如不免私淑諸人則昌黎以下諸公固吾所私淑之以學漢者矣又有說焉以唐宋諸公爲學漢猶淺言之也漢人之文從

六藝出唐宋諸公之文亦從六藝出以唐宋爲學漢者直謂得其氣脉以行文爾若其議論之高治擇之精庸有逺出於漢人之上者漢人間或有疵如孔門之有樊須宰我唐宋人間出於漢人之上如後世之有濂溪明道使濂溪明道與樊須宰我之徒差肩而立不問知其優劣所在矣夫漢人之文與唐宋之文既同出於六藝則不學六藝又烏可以學漢哉此説既明則近學太僕之言誠非卑論也盖太僕之學韓歐猶韓歐之學西漢

皆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者也皆所謂自得者也由漢以後有唐宋諸公由唐宋以後有國初方宋諸公國初諸公既沒當刪去何李王李之文而直接以荆川震川諸公欲觀海者必泝江湖欲登岈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論也放言至此恐為外人所訶怒幸仁兄一覧即焚去之所示諸作筆高而味長尤善反覆婉折以極其論真善學歐陽者謹據愚見以得失鐫注簡首以復承委詩序因耀近日好静坐深思不敢妄作欲姑徐之而後

發屬計偕忙迫未果然終不敢自外也又承許見贈小序幸即爲之而於大鴻處見寄幸甚幸甚

答柴集勲書

大鴻處得長箋畐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唯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前也弟耀學業蕪淺不足爲知己道顧吾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鈎其深觀

史欲馳會其事理經史二物真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以求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答張子灝書

尊稿共選四十餘首可謂過刻然此事亦不容不刻也所選皆的的清妙然弟意授梓且緩古人著述多至晚

年乃定葢中歲所爲或丰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弟望兄爲不朽之業遲之深之將來火候至足自當泚筆從思今則姑徐徐云耳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歐曾嫡派集中諸傑作如讀春秋周襄敏公傳敘廣右戰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惜其得意處流入近時道學一路然談理亦多發明詩則必不可法文可談理詩不專談理也弟亦未曾細看一過不過信手所到標出數處亦見其意思所在而已俟他日覆觀之

或更有所窺也

答侯雲俱智含兄弟書

審知習靜鈴齋讀書學道之味與時俱深欣羨欣羨僕一春多爲酬應所牽衮衮過日因而動靜兩橛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致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嘆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不患

念起惟患覺遲此八字訣也若工夫未到自然漫云休去歇去正是服食中之腦子野葛也何如何如五月中與眉聲攜數十卷至陳園屏跡不與人接未幾聞八月會試之旨未免隨衆一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嘗語人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世事如此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馳馬入京應不求聞達科者心跡之間

大可憫笑也行期在月之九日爾後當有數月之隔音郵諒不數數前承訊及詩劄已寫至鄭風大約漢宋兩造而已意微加讞决焉今携置行縢中有暇輒續之未能寄往以雲俱智含精解懸悟不須以此對同也近者冀王亦事此學視僕尤詳悉想所欲聞諸唯爲道自力勉旃勉旃

答侯記原書

四方之事鄉邦之憂紛紛然莫知其竟大抵小急即以

爲極危小安卽以爲無恙萬方聲一槩古今一丘貉耳日欲隱遁而終若無法前與德符言欲寄跡浮游蓋無聊之思究竟不是了局奈何奈何承吾賢至情今小得擺撥便急急以來特未能約日也村居日長作何工夫以消永晝出世經世能并敵一嚮否便中更寄一語爲慰也

答金孝章書

胸中有孝章者十年而未得謀面忽於棘試中聞聲相

就作合甚奇此亦吾輩異日一段佳話也弟飄落既久不復嗟歎偉抱如吾孝章尚猶然迴翮文章有價乎鱗長來敝邑兩拜手翰初次以鱗長暫歸匆匆不及裁報先後得讀包將軍傳及太夫人志略一表孤忠一揚聖善此即孝章之出師表陳情疏也忠孝大節略見於此矣如命僭爲太夫人哀辭及包將軍楚辭各一章書素冊呈正意滿口重辭不得流惟執事教之亡友閔裴村一生苦吟窮死草閒良可哀痛聞其閫中素能攻苦食

淡一子亦漸長差可慰意也弟已收得其遺稿稍次第之開歲即當授梓尚欲細商之於左右耳渠存日每道孝章不去口實而孝章可謂古道復形矣鱗長旅況落落幾成薦福碑弟與同人言及輒歎每舉青蓮詩中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二語不勝慷喟宋史一事大有功於學者弟意更欲删去其不必存之傳而於必存之傳不妨字句稍詳昔人謂校書如落葉掃而愈有則知勒成一書尤難尤難也

與去非禪師書

不肖以傷暑煩悶不便入舟恐復稍遲則瓢笠已去是走急足相問并有所質不肖於先天一段深信其不容擬議無可思爲要在當人直下認取棄邊見而證圓明破頑空而趨正覺然而實無所趨也實無所證也以無趨無證爲主宰此一病也以無趨無證爲妙詣則又一病也二六時中動靜不分兩橛當其動時則即動以觀靜當其靜時則即靜以涵動以本來無拂拭爲本體以

時時勤拂拭為工夫如此做去不知有少分相應否伏乞一言教之太虛為室明月為伴閒士與不肖未嘗少别何有往來今日謂不肖與閒士聚頭磕腦無不可也

首尾節一百字

陶菴全集卷一

陶菴全集卷二

明 黄淳耀 撰

序

遊横山記序 丁丑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盖以西湖景物柔淡娟好在人耳目間也余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擿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退者乎聞余言者無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横山遊記視余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草木之濃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泝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人竒士之酬酢往來一一在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

也余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笛爲
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
昔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
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僊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
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
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間若此
者甚衆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余意陶公居晉
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嬴秦況當時以避

秦自况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黄唐莫逮之感固可概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識鹽醯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今觀横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能全其淳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醯之老人村也余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

宋君臣般樂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闢超然於酣歌恒舞之外豈非幸歟異日者松冠芒屨從先生徧遊其間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送趙少府還郡詩序 甲申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嵩江少府來攝嘉定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内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釁者遶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

酒傭竈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顙呼號乞一旦之命幸得不殺即燒廬舍斂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廼與公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衆爲稍定居數日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閒邑以無事說者謂嘉定之變實前此所

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前趙公以寛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前此治嘉定者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閲竟乃受之其瞞讕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俸錢市鮭菜無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强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於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遂去嘉定暫還嵩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相率爲

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余序之余昨歲計偕北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余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閘艘發數十人守閘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余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材也應者皆嘸然既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余言之驗也昔仲山甫之賢以吉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

令公治行卓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余既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幸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張大參元津總持序

大參張公伯常所著道書數萬言其篇目曰真言曰元樸曰道符曰要言曰默語曰的旨公歿後二十年而公之孫宏經始得刻而傳之嗚呼世之言養生者多矣其

高者誕謾穿鑿牽如係風捕影而其畢者至以衽席交接爲神仙之捷徑此無異狂惑喪心者身入厠溷指爲丹樓玉堂方將褰裳赴之而不知其身已與蟷蠰俱溺矣公之此書所言皆清淨之㫖尤與彼家相反故其引言曰若不斷淫而學道猶蒸砂爲飯雖歷千㓰只名熱砂不得爲飯至哉言乎篇中抉摘奥窔披露鎬鏑洞然無復留藴盖公以此自証自悟而已初不欲出以視人也今宏經一旦付諸剞劂譬猶天禾肉芝之陳列市肆豈

可以其倖見而驟得遂與菽粟同觀耶公歿後有異識者謂其尸解玆不具書

張子瀨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余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耳攷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傳

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於奬善化惡足以輔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顧一二高明自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説耳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説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霆鬼神之交於前相與黽勉驅策而不為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説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况的的如

操左券者予余友張子灝取昔人箋註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葉石農偶住草序

昔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俗之貌内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

生詩當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迴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林過晹水視余以達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險絶下視齊州猶九點烟耳盖其游戲塵中胸次浩浩如昔人所謂香象擺壊羇鎻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間超詣若此也

吴奕季淫鑒録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絶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

寄猳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孌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飲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余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録也

其有功於世俗甚大子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以淫獲禍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頰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猶屬意一官妓使老卒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奚季且若

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者也吾所患者裙屐少年耳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羙姿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禍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季

張子翼救荒賑饑録序

辛巳壬午歲大饑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饑録數千言其

心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宜分人以財有如李珏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傚爲抃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傚爲珏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侯記原慧香社冊序

侯記原持一冊子視余曰吾於來歲庚辰欲爲一社入

社者人持銀錢以來隨力多少遞推一人主之耳有聞也目有擊也或人或物可悲可憫可用財物利濟者取諸社一歲中當數舉焉與社者籍而記之當用銀錢按籍而取之用已復按籍而銷之先生以爲何如余曰善哉俟子之志夫見物有急而心不動者忍也心動而不能濟者吝也心動而能濟之矣取之宮中久而不繼者愚也獨爲君子者隘也緜子之說可以澤物可以廣善矣然則此社宜何名曰子嘗讀六祖壇經乎自心無礙

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此釋典也與吾儒近子之說未嘗不與佛氏近也宜名其社曰慧香慧香社成余亦其中之一人也因序其緣起書之簡首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鬬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深情厚貌以相逌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

愓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前
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
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髙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
智舍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
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
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
後已諸子奮志進脩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姿爲
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

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余數語爲朂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漫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

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昔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温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

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吴義齋經畬堂詩序

余覧前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尚之以謂近世人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往往而有顧求一真隠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隠逸傳不立歟或獻疑曰所謂隠者以其不可得而

見也使子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苓箍桶之容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余不能荅然亦不以其言為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出經畬堂集一卷視余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為詩也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隂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知之者所為詩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嘗覼覼比儗而音節圓美神彩流煥翛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為何如也余受讀終卷為驚歎失

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者耶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余未讀義齋詩猝遇義齋於市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余是以知今世果未嘗無眞隱也余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髙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臯羽之徒相與遊於黄山白

嶽之間而不可得今考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歙貫於嚴衢之間余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歿矣瞻望林壑緬然長懷者久之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前之王夷甫後之殷淵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摇之皆周章失

據至困踣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竒策儁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之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篏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見詆䛟以爲迂怪二十年來

闕十字

拱手圜視而莫之救也然則今日之異於晉世

者安在鄉國不幸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真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熟爛敗壞者果可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鄉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斁落自古人牧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為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憒憒者予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裒金助刻流通四方

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揹揹焉以其身爲洴澼絖而獨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耶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洴澼絖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惟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熟爛敗壞之學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考是潘子之大有救於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

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

王子堅詩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唱和之什余問子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州之風其食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余聞是言洒然異子堅之為人蓋子灝寡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欵段一至其處坐是予胸中有子堅數年尚未

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作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昔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子嘗反之以為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宜其有慼慼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繇出而子灝所以為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余

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將盡知之矣

閔裴村詩集序壬午

嗚呼此吾亡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食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

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者盖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厨土銼鋪糜不給君日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歿於崇禎之十一年歿之前爲醉李故人延致家塾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舁入門一夕卒卒時手執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

後工也以余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緇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即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

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余嘗欲余删定其詩且為之序余有遠遊未果既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殁時所手執者一卷為之出涕因商諸同好二三子裒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余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攟拾集比以

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小山集序 乙酉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考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毫髮慙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掩讀者徒得其横被六合飄飄淩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娭光極

美人之形容清香凍歈脩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知其為寓言也希聖有立絶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絶少盖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强為也吾友吴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為古今諸體詩皆絶類太白余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别離戰城南之悲壯也游歴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把橋鸚鵡之作不足為其

激昂也陶暢襟懷則秋浦敬亭之篇不足爲其閑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密以爲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斫陣十歩一人如黄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之也定遠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二百斤既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間與奇才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鈐略自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

於詩乃至沉吟昡瞀酣嬉淋漓弄閑於倡條冶葉之間埋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玆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余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

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濟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余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驕駁華縟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醍酒之中屑糟糜於粱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余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驕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

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歟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郁遠士詩文序 壬午

郁遠士嘗倣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絶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令側令指曰若爲吾書某牘即俯而書牘旦而入暮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既

溷跡掾史復以其暇削剕握槧矻矻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前後令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駸聞於四方一日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即席賦詩客多欠伸魚晥不能就遠士秉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鋭而學贍皆此類也楚中潘鱗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搜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徵余一言爲序余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

則自公孫弘以下皆不能及視枚臯郭舍人直奴隷耳遠士身處窮閻而有當世之志以文爲戲而有憤時嫉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農戰强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者當自得之玆不具論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甲申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丘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桺宗元反之以爲前數子者或

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録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蘤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掐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兾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没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

踵亡身亦族而惠慈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强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濶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俶詭倜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録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

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强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丘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爲余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

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儌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竒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為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為我听然而釂一觴乎

歸母陳夫人六十序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疎士大夫相習爲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黄門稍遷尚寶卿晩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塾隘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衆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淹博在它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敝之猶之稱國僑以惠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敝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

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掩猶公之德以清掩也洎公即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間時時稱夫人慈撫之惠次君元卿尚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鶵脂之不穀也而以爲得於夫人之

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堪此在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昔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為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為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

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前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胡質吳隱之之流為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於人而并晦其室歟抑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歟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歟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既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掩而夫人之德亦不

以公掩也已今孟冬二十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余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寧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序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

坐問何所長客前自賛云何輙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謝不及已而釃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洪夕以爲常或值先生郊居則輿馬之儭直踴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貫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朗絶不問生産生産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間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具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即有所需未嘗乏絶即乏絶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聞者驚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

叅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
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既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
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
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里移書以介壽之
言屬余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人尤詳孺人於
古列女誰比也余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
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惟
德曜爲可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耳裘葛於

整理饘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内嘗有數十人醻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食米鹽零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既歿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聞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

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熙孟爲之子熙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瞿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人之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余不獲躋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序

吾邑蘇氏世居湄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

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續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强悦豫左饘粥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嫺姆教孝恭慈儉聞於姻族既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食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食未

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
擷擱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既而先生早歿二子孤露孺
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
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
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
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
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
矣淳耀聞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剪髮

供饌為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禄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燿彤史然亦幸有大賢人焉以為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即不幸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為有命焉彼所為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歟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歟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為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歟昔漢世有

赤眉銅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斁豺狼食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尚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淳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

舟渡黄河中夜不寐眉聲爲述昔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淳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傒子雍贍傳子令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唐翁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

以紀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尚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説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余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余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耻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昔人之游於商賈

而蹋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衎衎樂易不爲嶄絶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愠云惟時甞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即訓以忠孝大義聞市肆有佳書必購置塾中已而亮工游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曰子能是吾不羡富

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余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昔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賢予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既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焞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于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譎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歟繇此而觀則

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間其它子姓皆詵詵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盃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推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陸履長鄉兵議序 已卯

籍民為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真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
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
其故何也盖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
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
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
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
而已涑水氏云比户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
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

教未成即又以番上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庻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盖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熙寧之擾也雖然内外交訌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留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强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獘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户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撫唐世三丁稅一三户擇一之苦每

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若其它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掃除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余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閒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余好也前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

飽蟫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隲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𢶡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𢶡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𢶡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内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余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陳義扶近藝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惟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前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慕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即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况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襞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襞績既不

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為竒以腐為新以俗為雅以穢為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為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髙竒之才斂入規矩盖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壘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隷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闗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

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九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羲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歟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歟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沉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余余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

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卒之恠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黄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稿若干篇以行

陳義扶文稿序 壬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稿二十篇問世而余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

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葢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姑抑爲第二人墨義既出都人士捧手歎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琁金虹璧雖抑揚其價而金與璧自如也時余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稿以行

復使予序之余惟主者之評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韻是即予前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言則既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余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為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涣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後世卒莫取以為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為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已也皭皭然若有所畏

其謀道也啇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為人者也以此而為人亦以此而為文其視世之抽青媲白梔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昔人所云鳳鳴而鷙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為何如哉余既自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為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為序

金懷節時義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丘氏是二君子皆闇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丘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彧彧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葢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誚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聞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

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歟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為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廝役無異言及其歿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丘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為吾友爾宗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

而後即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淵奇灝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歟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序之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子百義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毫分之間惟取鎔傳注不爲所汨而後達於文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痟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鑿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余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

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驂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令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髙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爲制舉業精於

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捭闔奇氣鋒出如韓白提百萬衆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盖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稿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余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寛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慨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余所能測矣

吳見末行卷序 壬午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余獲

與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磔飛去吳子執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曰子之文甚似曾王余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香風水嚙蝕木質俱盡唯真液嶄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舂融

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則曾王之文乃吴子之所自有耳而余何能爲彼哉吴子曰子與余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守訓詁取氣脉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而未嘗覻覻於程尺之内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録直書則當學遷固之文玩思神明

嚅嚌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百篇問世子即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可乎予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行卷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遘中興天下顒顒思治矣而寇未即殲民未即安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

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昔者東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汙衊朝廷批抵卿寺卒至以身塞禍而國家之亂亡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士大夫伈伈俔俔拱手圜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亡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間亦執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獘庸虛狹陋戉削

單疎剽剥割裂冗沓浮蔓其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倣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

士雍容鳴佩而風采炤爛也牢籠怪奇穿穴險固破鹽
治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其殆昔人所謂氣高天下乃
克為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
暨尊甫先生皆學有淵源為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
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即與儀侯
同舉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
童復出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
趙清獻范希文諸公璽書召用海宇乂安有日矣若其

操筆授簡亦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奇制舉業而巳也余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尚恒有祖生先我之歎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輙爲道其素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余之傾倒於定侯者至矣

董聖褒房稿序

世之論文者恒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余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

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尚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為已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為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為詩文而詩文之能

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塡六經繼又傳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䨼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惟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褎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

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卲神理一也甚矣聖褒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褒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者之宗師聖褒亦如聖褒之宗師前哲無疑也聖褒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嘐城與余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涘吾又以知聖褒之文皆本於聖褒之人也然則以聖褒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州邑文紀序 代

洪都萬侯來涖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淸訟獄理傜賦平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共以爲宜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人檄侯往攝其事嘐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在婁時治績與其所以考較諸士者亦如嘐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贄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

屬予爲序予惟婁東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鎛燕無函非無鎛與函也夫人而能爲鎛與函也近則海内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鍧宜無所用予之讃述矣獨吾畧人士素稱朴茂科目差少於旁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者視旁邑亦差

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泝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剽剥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者率知泝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爲工以自然爲至其比擬荒濫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旨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才氣振踔者則又極其奔詣斬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徒以吾畧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旁邑

猥以畧為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矣予聞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為學官子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黄次公以郡守入為宰相者以孝文方尚黄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之治績既為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其將來游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而巳也是為序

兩徐子合稿序 壬午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侯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平嘗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鄉澤之間而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烟雲春無草木也又曰吾之斤斤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説者余皆韙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

推閳師說彬彬焉彧彧焉讀書削行日有聞矣而兩徐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多竒士皆自以爲不及也昔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毘呂者垂二十年則遊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遠哉而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弘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敏爲其徒有韓

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翶皇甫湜承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余於蔚生稱僚婿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也於是乎言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評詩者以深穩端潤爲上以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爲下惟文亦然唐之能言者二宋之能言者五皆充然

粹然不得已而奇生焉爾余往以此告記原記原不狂余言故其爲文緩急豐約動中精要章止句絶餘思滿衍蓋才高氣奇而能以什一藏千百者視世之求高求奇而卒於不高不奇者相去萬萬矣記原博覽墳籍抉精剔華詩古文皆斐然可觀

柳子之推昌黎曰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裴晉公則譏之曰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余嘗以此論古人之文奇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

不足於奇蓋自班馬已然況其他乎若幾道之於時文則可謂奇矣法矣昔評其文如園林雨過雕葩刷芒又如上帝陰兵截然而下今亦無以易斯言

研德與幾道同齒其好古力學亦相頡頏評研德之文必也清新俊逸乎秋水芙蓉倚風獨笑清新之謂也千金駿馬注坡驀澗俊逸之謂也昔少陵以此目太白而後世小儒之言以爲少陵輕太白故僅比之庾鮑此囈語耳夫文至於清新俊逸則天下之美盡矣幾道研德

所爲詩古文甚雄富今但論其時義如此

雲俱之文吾欲以輕清敝之或曰雲俱沉思獨往不阡不陌汗瀾卓詭詰曲幽異讀者爲之舌撟而不能下口呿而不能合輕清果足以敝之乎曰子不見雲之在天乎頃刻百變而不知輕清故也地産之精者莫如金玉瑞者莫如麟鳳然而麟不能爲鳳金不能爲玉者輕清不足也是故輕清而後能變化變化而後謂之奇

智含今世之聖童也八九歲時爲文操筆立就淵然有

奇氣可誦今其年僅成童耳於經史無不窺於騷賦古文詞無不學即其制舉業亦屢變而益工矣或曰似成弘名家或曰似漢魏間文字雖予亦不能異也余聞湯義仍先生傳世之文皆十餘齡時所作然竊怪義仍先生古文詞不能遠過其時義今智含之時義固已突過義仍矣其古學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今之君子胡足以方之

遷社題辭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遥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示人人巳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録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余余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巳定旨哉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沉鬱東坡

海外之文精深華妙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鷙翰毋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陶菴全集卷二